



人物

怀念解老师

□ 叶瑞刚

在我读书的十多年间,诸多园丁为我浇水施肥,使我茁壮成长。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解老师,他虽然离世近20年了,但我对他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。

1977年,我从宣威西泽公社新店大队高村小学毕业,搭上推荐入学的末班车,进入新店附初中五班。班主任叫解恒章,中等身材,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,两眼深邃,面容慈祥,和蔼可亲。

开学第一天,解老师组织摸底测试。45名学生,5人及格,10分以下的有十多人。他皱起了眉头,严肃地说:“同学们,教育改革的春风已经吹进西南边陲,推荐上学的年代已经结束,要想走出大山,成为对国家有用之人,惟有努力读书,别无捷径……”

但在两年间,既要学习初中课程,又要把丢失的小学知识学回来,谈何容易?

我还记得解老师在第一堂课的开场白:“写一手好字,如同穿了一件漂亮外衣,别人看了舒服,还能增加卷面分数。多读多背,脑里有东西,不愁写不出文章。”

我们的教室是只有一层楼的土墙瓦房,晴天灰大,雨天漏雨,冬天寒冷。环境简陋尚可克服,最难克服的是缺教材。全班只有5套教材,每组1套,9人1组。为解决教材难题,解老师发动学生抄写教材。他说,抄写课文,既可以提前预习内容,又是练字的最好战场。可是,抄课文需要软抄本。乌蒙山区的故乡,贫穷落后,物资匮乏,学生均来自山区,连玉米饭都吃不饱,哪有钱买软抄本。

下午放学后,解老师带着我们到山上、地埂边割青草,晒干后按每公斤1毛钱的价格卖给大队畜牧场。割了几天,卖得二十多元的班费,解老师掰着指头一算,每人可买5本软抄本。大队供销社没有软抄本卖,如果到县城买,须走20公里的山路到西泽,再坐班车进城,来回至少两天时间。为了省钱,解老师决定到鲁纳供销社买。鲁纳乡隶属会泽县,距学校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公里,晴天肉眼可见,但走起来便觉太远了。

一个星期六的早上,晴空万里,解老师带着我和4名男生,每人衣服兜里装几个烧洋芋,从学校出发,迎着阳光,走出新店海坝,沿着陡峭的便道,下到沟底。涛涛牛栏江挡住了我们的步伐。当时江上没有桥,过江必须坐船。我们走到渡口,一条木船用绳拴在一根固定的铁杆上。船夫是位中年男子,戴着笠帽,跷着二郎腿,在吸旱烟。

“师傅,请送我们过江。”解老师上前搭话。船夫只顾吸烟,只听见“吧嗒吧嗒”的吸烟声。他吸了几口,缓缓张开嘴,一缕青烟从口中冒出,熏得我们赶紧用手捂住嘴。“坐船过江,1人1角。”“能不能少点?”同学讨价。船夫继续吸烟,半天才闷出一句:“坐船付钱,天经地义。”但当他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后,感动了,阴沉的脸上露出笑容,大声说:“上船,让我做一次‘雷锋’。”过了江,我们手脚并用,把几乎垂直形的大山踩在脚下,走进鲁纳供销社,太阳开始偏西。傍晚,我们满载而归,月亮已从学校后山露出脸来。

时间飞快地旋转到初二下学期。同学们都喜欢上解老师的课。他教语文、历史、化学3门课,同学们成绩进步明显。但数学、物理成绩还是上不来,学生偏科严重。解老师看在眼里,急在心头。他借来数学、物理课本,现学现教,利用晚自习补习。两名调皮捣蛋的同学,为了逃避数学、物理课,想出歪点子,白天抓了几只萤火虫,装在一个小盒子里。到晚自习时,带进教室,悄悄打开盖子,萤火虫飞向教室天花板上挂着的汽灯,撞进纱罩,虫死灯灭,漆黑一片……解老师补习数学、物理,把深奥抽象的定律公式,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,同学们的教学、物理成绩得到提升。

中考前夕,解老师请在昆明教书的同学寄来复习资料,从县城买来蜡纸,借来油印机,一张一张地滚,晾干后装订成册,人手一份,反复讲解,组织模拟测试,不断地帮我们查缺补弱。

辛勤地耕耘,结出了硕果。中考结束不久,传来喜讯:新店附初中五班考取中专1人,高中10人,名列公社第一,录取率为24%,远远超过全县平均5%的录取率。解老师被地区、县、公社评为“先进班主任”。后来,他调到西泽中心学校,再后来,调到宣威师范学校,在讲师岗位上离休。2004年与世长辞。

今天,每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印,跳上报刊,我就会想起解老师。他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,但他的谆谆教诲仿佛就在昨天,使我受益终生。

万物

小区曾有两株玉兰树,枝头高过一楼窗户,但与中庭两株硕大的黄葛树相比,就矮多了,以至于被人忽略。而我却挺注意,一直在观察和等待玉兰花开,因为,玉兰花开春自来。

隆冬时节,玉兰树枯枝瘦骨,光秃,孤立于众多矮树丛。一翻春,玉兰树开始萌动,悄然地,不漏一点痕迹。或许是一场微雨后,又或是一声惊雷后,反正,那萌动不显形,即使你坐于树下石凳,又或是徘徊曲径中,也感觉不到玉兰树已“怀孕”,已冒芽。那稍微突起的芽是花芽,与树枝颜色一致,只比过去略粗一点,不细心绝对瞧不出。接着,芽长出细绒毛,很细。没过几天,又或是在早晨,当你散步树下,那绒毛已开始破壳,将卷曲着的花芽顶出来,花芽伸伸腰,刚睡醒的样子,睁开眼,打开手臂,皱皱花瓣爆棚似的,炸了,白浸浸,那花香,如丝如缕,掺进新鲜空气,在院子里绕呀绕,飞呀飞。

“著意闻时不肯香,香在无心处。”香是不用闻的,虽然花香成了开春空气第一鲜,只有处于无心处,才能嗅到香。俯在窗前,呆望远方,一缕风过,那带有玉兰鲜香的风就冲你而来,看不见,摸不着。鲜香大概持续两周左右,就慢慢淡去。

小区改造未完,因此少了一份柔情,玉兰树没了,让人不知小院春天应从哪朵花开始。我找施工方看规划图,绿化带已没了栽种白玉兰之地,交涉未果,权且遗憾作罢。

饭后去江边散步,行在十里步道,遇一株玉兰树,玉兰花开得

闲话

整理女儿书柜时,角落里,厚厚的的一摞书籍满是灰尘,如被时光厌倦的弃儿。翻阅一本来看,是初中时段的课外书。女儿在书里的标记,已随时光渐逝,模糊的笔迹让我的眼前出现了她用心阅读时的画面。我翻着翻着,蓦然,记忆在纷乱中闪出多年前的片段,我也在女儿这般大的年纪里,买回来课外书,如获至宝般反复翻看。

上初中那会儿,买课外书是提高学习成绩的辅助手段,我从中获益匪浅。那时,课外书对我有着极强的诱惑力,像《课堂内外》《初中生学习指导》《少年文学》等杂志都是我的最爱。这些教材辅助相关的课外书籍给予我莫大的帮助,一些学习方法、学习计划、解题思路,还有写作的训练等,都让我在学习困难时找到突破口。我至今还记得,有一本物理习题集,我反复做了三遍,出错率越来越低。

初三那年,学习格外紧张,但课余时间,我还是喜欢读课外书。有些知识性的介绍让我的眼界大开,例如《辽宁青年》《飞碟探索》等和学习搭不上边的杂志。父母见我弄这些杂七杂八

玉兰花开春自来

□ 黎杰



恣肆,大朵大朵的,开得也高。用手机拉近,想来一张特写。此时,微风过,花枝摇曳,不聚焦,糊片。想删去,一瞧,糊的也好,白更白,花也妖,更孤绝。突然想起有人曾说,玉兰是无情物,花叶永不见。是的,我注意到了,玉兰树枝孤零零耸立,虬劲枝条上只有花朵,不见树叶。花盛时,叶芽不会冒出,花如同人工贴上的。但我仍喜欢玉兰花,因它大气、通透,还纯洁。

几天过后,我再去江边,发现玉兰花已让冒出的新叶芽顶掉,那么张狂的花瓣居然给挤得七零八落,天女散花般落下,在树底形成花池,这是一种残缺美呀。掏出手机,定格一张。春天是要过去的,我得在手机里存放一张春

天的照片。叶催花谢,花谢叶生,叶生果结,这是自然规律,大自然若此,尘世万事万物皆脱不开这定律,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,就是这道理。花叶不相见,是一件让人痛心之事,不过,结实了,这痛,值得。

玉兰花又名望春花。真好,花一开,春就望来了。玉兰花还有叫辛夷花的,也有叫玉堂春的,不管哪种叫法,都与春有关,玉兰花开,春天自然来。

我还看到过春天的紫色玉兰花,紫色的,又是另一番情趣。

玉兰开,春天到。春绿大地,草长莺飞,高高在上的玉兰花独白于众多绿色中,把一个春天弄得神采奕奕、花枝招展、妩媚妖艳了。

书卷似故人

□ 陈裕

的书刊回来,满心不愿意,怕我看多了影响学习。观察我一段时间后,见我的学习成绩没有下降,反而有所提高,他们也就任我所为了。

父母的开明是我强有力的后盾。学习这档子事,硬逼着可是出不来好效果的,兴趣是关键,我的亲身体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后来,我把这些经验说给女儿听,讲给我的学生们听,他们也或多或少在其中受益。其中,有一个学生毕业后来找我时说:“老师,您让我们读课外书真的挺好,我上高中后,有的知识就是在您那些课外书里,我早知道了,学习也轻松多了。”能给孩子们带来学习上的快乐,我想我这个老师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。

上高中时,同学们兴起了看武侠小说。金庸、梁羽生的作品最受欢迎。上课时,老师在讲台上讲课,邻桌的同学把书放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。空闲时,我给周围的同学讲一番小说里的武打场面,他们个个听得聚精会神,比上课都要专注。那时,租书的生意十分火爆,大多是武打言情等类书籍,格外能吸引学

生。每个班级看这种书的人不少,学校发现这个现象后,及时开会制止。那些喜欢看的同学只好在假期里回家偷着看。成绩肯定会受到影响,可谁的青春里能不办件糊涂事呢?租书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,每每聚会时,同学们回忆同窗三年的时光,总能提及某人在课堂上看小说被老师发现的窘态,在嘻嘻哈哈的说笑里,当年学生时代的那份美好记忆是岁月多么宝贵的馈赠啊!

如今,电子产品的兴盛让课外书相形见绌。手机、电脑、平板,这些科技设备的知识储存量比书籍大得多,点击一个网页,输入一段文字,你所需要的内容词条几千几万地呈现。而纸质书籍就没有这么大的优势了。不过,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饱含墨香的纸质书籍永远是人们心灵的家园,它所赋予人们精神的感知,不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,就像人们的观念如何变化,知礼重情的美德一直在心中。

女儿的课外书让我思绪万千。课外书像窗外的阳光一样,温暖着我的岁月,似故人,多年过去了,我们友情不减。